

冀鲁豫党史

资料选编

第二十集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

冀鲁豫党史 资料选编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

告 读 者

《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从1983年创刊以来，在各级党史研究室和广大冀鲁豫干部的关心和支持下，现已出至第二十集，共刊载稿件450多篇，272万多字，照片16幅。同时，我们还编辑和协助出版了《从冀鲁豫到贵州》、《铁骑战歌》、《冀鲁豫交通邮政专辑》（一、二）、《冀鲁豫日报史》、《华北财政经济学校史专辑》、《妇运专辑》、《运西专辑》（一、二）、《湖西专辑》、《南进支队战斗在冀鲁豫》、《冀鲁豫边区回民革命斗争专辑》、《冀鲁豫边区工商工作史料选编》等及一批冀鲁豫边区文艺丛书。这些珍贵的史料是无数先烈和革命老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冀鲁豫边区各个历史时期艰苦革命斗争的情况，不仅为撰写《冀鲁豫边区革命史》提供了一些基础资料，更重要的是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是冀鲁豫干部喜欢阅读的一份刊物，在贵州乃至全国的许多老同志都热情关注着《选编》的出版，不断来信索要资料，为刊物撰写稿件。今后为与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研究会的要求相吻合，《选编》第二十集之后拟侧重收编党史研究方面的资料。本此精神，在第二十集中，我们除刊登了《在申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以纪念我们的老领导

申云浦同志逝世 4 周年外，开辟了《冀鲁豫党史研究》新栏目，这是本刊今后要着重征集的内容，希望老同志们对发生在冀鲁豫边区的一些重大事件，某个方面的工作方针政策路线制定与贯彻执行情况，或重大战役、重要战斗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阐明成败得失，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本期《冀鲁豫党史研究》专栏刊载的几篇文章可供借鉴。

《从冀鲁豫到贵州》也是从本期开始新辟的专栏。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曾编辑出版过一本专辑，这本专辑的下限只到 1950 年初接管贵州为止，但贵州解放初期这一段历史，从城市的接管，建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清匪、反霸完成五大任务直至进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冀鲁豫南下、西进支队的干部，绝大多数同志几乎是参与了全过程。这个时期，面临的情况既新又复杂，工作任务相当艰巨繁重，广大干部模范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和依靠人民群众，出生入死顽强地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贵州尔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赢得贵州各族各界人民的赞誉。这个时期各个方面也都涌现了一批英雄模范人物，不少年轻的冀鲁豫干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腔热血洒在乌江岸苗岭间。对这些伟大的革命斗争，可以写一个地区一个群体（如本期的湘西干部在毕节），也可以写个人或典型的事件战例等，这属于“从冀鲁豫到贵州”的延伸，也可以说是写写冀鲁豫干部在贵州。这方面的材料过去我们征集使用甚少，如不抓紧征集，将又留下新的空白。希望参与这些斗争的老同志们拿起笔来，踊跃赐稿。对有关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的回忆文章我们将采取精选精编的办法，对生动

感人而又尚未反映过的地区和内容的材料,《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仍将继续选用。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

1995年12月15日

目 录

- 告读者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1)
在申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纪念申云浦同志逝世4周年
..... 侯存明 郭留昌 邵 建 段启智 刘锦简(1)

冀鲁豫党史研究

- 湖西“肃托事件”的惨痛教训 张一凡(9)
抗战时期湖西地区我与敌顽的三角斗争
..... 王林岗 主惠珍 单衍荣(19)
濮阳七区党的建设和党的活动 杨敬仁(53)
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展史略 聂俊(67)
湖西地区会道门的演变情况和几点认识
..... 袁良骥 李遵正 梁时辉 蔡继聪(93)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 对茌平城南抗日根据地的回顾 崔方亭 单志远(108)
东、长、濮三边动委会的建立及斗争 田克臣(120)
巨野西南五大村抗日反顽斗争 马 骏 王有训(127)
抗战时期的粮食工作 王民三(131)

回忆泰西地下斗争	齐鲁青(136)
记一次热火朝天的政治攻势	陈青莲(141)
记大堂树战斗	杜恒灿(147)
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的学习生活	胥子英(151)

从冀鲁豫到贵州

难忘的西进动员	林金玉(157)
湖西干部在毕节	集体讨论 范建中执笔(162)
西进支队三大队六中队参与铜仁地区接管工作概况	中共铜仁地委党史研究室(201)
水城和平解放与第二次收复后的工作	张耀居 孙清堂(208)

※ ※ ※

南华县游击队纪实	李世杰(222)
智克柘城	刘建中(242)
忆整党	胥子英(245)
记“穿山甲”司令员崔子明	左玉富(251)
怀念老首长李一非	弓一长(261)
张武云同志的优秀品质永远留在记忆里	张玉环 蔡龙 刘月卿(267)

在申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纪念申云浦同志逝世四周年

侯存明 郭留昌 邵建

段启智 刘铭简(执笔)

1995年5月13日，我们尊敬的老领导申云浦辞世四周年了。在这几年间，我们时刻怀念起在他身边工作的情景。他那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辛勤操劳的品德；密切联系群众，和干部群众水乳交融的作风以及他乐观豪放，谈吐自如的性格，不断激励着我们努力完成他未尽的事业。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们的眼前浮现，一桩桩往事不住涌上心头。

1983年春，山东、河北、河南、贵州四省协商，共同整理冀鲁豫边区党史。申云浦同志时任中共贵州省顾委会副主任，由于他是当年冀鲁豫边区领导成员之一，以后又和徐运北等同志带领3000多名冀鲁豫干部组成南下支队，随军打过长江，进军赣东北、继而又进军大西南，开辟和建设贵州，是创建冀鲁豫边区的参予者和见证人，在广大干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被推选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副组长，任务是除了要参加整个边区党史的征集、整理、编写工作外，还要直接领导贵州的征集工作。他回到贵州后，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非常重视，决定在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下，成立冀鲁豫组，编制5人，组织了一些熟悉冀鲁豫边区党史情况的人参加实际工作。我们几个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先后到申老身边工作的。当时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又不在一个系统，有的同志还

是军队干部。申老对我们说：“来帮帮我的忙吧。”我们就这样七拼八凑走到一起来了。开头没有办公地点，大家就“打游击”，开会安排工作都是在申老的办公室（省政府）。以后才租了招待所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但省财政通知不能报销租金。申老创办的省老年大学修建竣工后，专为他留有一间校长室。因申老病卧医院，就叫我们搬到他的“校长室”办公，直到今日。

为了发动在贵州的冀鲁豫老干部参加党史征集工作，申老呕心沥血，四处奔走演讲。他不顾年老多病，多次往返于贵阳与济南之间，向人们讲述边区斗争史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深入具体的分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省内，他找一些老干部商谈，在省级各厅局按原边区的地、专及行署、区党委系统成立了六个片区联络组和驻贵州解放军系统小组，又通过省委党史办在全省各地、州建立了冀鲁豫党史组，使党史征集工作很快在全省打开了局面。以后，他每年还要主持召开一次全省性的工作会议，使征集工作步步深入。在开展征集工作中，申云浦同志那种认真负责、深入细致的作风真使人敬佩。有一次召开贵阳地区老干部会，传达济南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有五十多名老干部参加，大多又都是原厅局以上的干部，不巧申老生病了。大家提出听他的报告录音就行了，申老却说：“这么多的老干部都来了，我怎能不见。”他便带病给大家传达，上、下午连续讲了6个小时，老干部们都认真作了记录，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1988年夏，河北省人大主任杨泽江带领工作组来贵州征集座谈冀鲁豫边区宣教、群运工作资料时，申云浦同志不顾自己的病体，一直亲自主持和陪同。经过这样紧张的劳累，申老病倒了，很长时间才

恢复过来，有一次在省军区招待所召开全省征集工作会议，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负责筹办，但第二天会议就要召开了，还缺少管理财务账目的人，我们都有些着急。当天下午申老来检查会议落实情况，我们汇报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缺一名会计。他听后说：“这事交给我，你们把各自的分工办好就行。”说罢，他立即乘车到省委办公厅要来了一名会计。这虽说不是什么大事，但却给我们具体办事的人解决了疑难，也使我们感到在申老领导下工作，心情很舒畅，办事也顺利得多。在编写《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一书时，领导小组分工他撰写抗日战争前党的活动部分。他就口授由我们录音整理成稿。在到济南去审稿时，他坐了三天火车，就在车上改了三天，到北京后就找贵州办事处连夜打印，按时到济南参加审稿。他白天开会，晚上又按照审稿会的意见连夜修改。他一边改，我们一边抄，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就把稿本全部交到了审稿会上。负责会务的同志都感到惊奇，称赞申老雷厉风行的作风。那时，申老已年近古稀，我们比他年轻得多，身体也比他好，但他那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都是我们自愧不如的。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冀鲁豫党史征集工作硕果累累，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等，由领导小组领导编写，在济南、河北、河南出版外，在贵州还编印了《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已出19集及《南进支队》、《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西进支队专辑》、《铁骑战歌》、《冀鲁豫交通邮政史》(两辑)、《中共湖西地区党史文稿》、《冀鲁豫日报史》、《华北财校史》、《运西专辑》、《妇运专辑》，这些史书，大都是由申老分类出题，设置纲目，重大稿件由他审定，有的丛书他还要通审后写出序言。他对冀鲁豫边区史料了解全面比较

熟悉，记忆力特好。为了修改《大事记》，他冒着酷暑，在济南住了两个多月，逐字逐句修改。为了搞好征集工作，他曾说：“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这数百万字的珍贵史书无处不倾注了申老的心血。

申云浦同志是党的一位高级干部，身居要职，却没有一点官架子。他那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有口皆碑的。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发表以后，申云浦同志躺在病床上认真学习，并写出了题为“庄严的决定，伟大的号召”上万字的体会文章，这是他最后的遗作，倾吐了他心里装着群众，事事为群众着想，处处为群众办事的心声。他说：“人民群众是主人公，而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我们只能依靠群众办群众的事业，而不能高高在上当官僚主义老爷，向群众发号施令；也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之外当第三者，隔岸观火，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作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者；也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之后，盲目崇拜群众的自发行动，对群众的事业放任自流，这是一种尾巴主义。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位置呢？我们的干部应该深入群众之中，并站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列，把群众看不到的事情帮助他们去发现。当群众不能下决心的时候帮助他们下决心，带领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是申云浦同志几十年革命实践的深刻体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多次随他到冀鲁豫老根据地去访问，他走到那里，首先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到烈士陵园看望烈士墓碑，走访烈士家属。我们来到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范县，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是个穷困的地区。但在抗日战争中，这里却是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区，冀鲁豫区党

委、行署和军区经常驻在这里。我们随申老来到樱桃园、颜村铺等村庄，申老一进村就去找当年的老房东。当看到房东还住在低矮狭窄的土屋里，四壁黑洞洞的，屋内还是一口灶和一些破旧家具时，他握着老房东的手哭了。回到县里，他在大会上当着县里的领导同志们大声疾呼：“老区人民当年不顾生死，倾尽全力支援革命，送子送夫参军，才有今天的新中国，但他们的生活还是这样艰苦，温饱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心中有愧啊！但他们一点怨言也没有，还说比战争年代好多了。老区人民是这样的纯朴，我们只有努力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才对得起他们。”我们来到李桥，这里是 1947 年 7 月 30 日刘邓大军执行战略反攻任务，强渡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申老坐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们席地拉扯家常，了解船工们当年摆渡几十万大军过河的情景，并和大家在渡河纪念碑前合影留念。他望着滔滔河水向东流去，无限感慨地说：“这是我军打过长江的第一步，从此以后，我军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迈出这第一步，老区人民付出了多少血和汗啊！”

申老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广交朋友。他交友不论职务高低，尊卑贵贱，有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同生死的战友，有处于逆境时相互关心，相濡以沫，共过患难的同事，有解放初期情趣相投的一些文化名人和戏曲界的老艺人，甚至澡塘里的修脚擦背工人师傅他也无所不交，接触面之广可谓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会客厅，往往宾客如云，高朋满座。他病重住院时，来探望他的人络绎不绝，不到半年的时间，在探视签名簿上签到的竟达 1500 多人。从外地来贵州开会或出差的老战友总要到病榻前探视问候，有不少老战友亲切的呼唤他“二哥”。申老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省机械厅

一位领导同志(原在矿山机械厂工作)多次到他家或医院看望他,这是申云浦同志身处逆境时结下的深厚友谊,情同手足。我们还多次看到一位衣着简朴的人常常掉着眼泪坐在他的病床边,一打听才知是贵阳市第一浴室的修脚工人吴师傅。更使我们感动的是在他重病期间,还时刻思念着老年大学的办校事业,开学、毕业典礼他都想出席,医院多次劝阻。1990年春暖时他还是来到老年大学,要看看学员们,但他已瘫痪卧床一年多,经过医院同意、医生陪同,坐着轮椅挂着氧气袋,我们党史组和学校的领导人推着他在老年大学的走廊上慢慢走了一圈,学员们一个个含着热泪欢迎他,他争着和学员握手。当他还未返回医院在校门口见到老战友孟子明的女儿时,即拉着她的手泣不成声的说了一句“老战友已先我而去了”。大家一边劝慰他一边护他上了车。

申云浦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是由于他善解人意,乐于助人,心胸宽广,慈如父兄。北京有一位老同志到贵阳来研究党史文艺时,心脏病突发,住进四十四医院,申老及时赶到医院,见病情很重,亲自请来几大医院的专家共同会诊,安排抢救。并随时了解病情和协助解决治疗中的问题,使这位老同志转危为安,这位同志在离开贵阳向申老辞行时说:“没有‘二哥’的帮助,我这命就留在贵阳了。”又有一次,我们随他到老区访问,来到鲁西南首府菏泽。晚间,地委设宴招待他。随行的一个工作人员原本不胜酒力,地委的同志热情相劝下喝了两杯就醉了。他晕晕乎乎摸到一个房间便和衣躺下,谁知这是招待所唯一的一个套间,是安排给申老休息的,等申老来休息时,见他睡得正香,就另到一处简易房间休息,秘书要去叫醒这位同志,被申老劝阻了。第二天这个同志

醒来，才知误入申老卧室，连忙翻身起床，向申老致歉。申老却毫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哪里睡都一样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申老的宽容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乐观豪放，幽默风趣是申云浦同志突出的性格特点。申老的后半生多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他曾被错误处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低若干级工资，下放到山京农场、矿山机械厂、机械厅、贵州工学院等单位劳动和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到“五七”干校劳动，但他襟怀坦白，始终兢兢业业，乐观自信，走到哪里仍是一派笑声。在山京农场，他和农场工人同吃同住，打成一片，认真学习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在电缆厂筹备处，他风尘仆仆，到处抓设备，搞材料；潜心钻研熔铜、压板、拉丝、摇线等操作技能；对人对事，满腔热忱，从未流露过含冤受屈的情绪。文化大革命时他受到冲击，也曾感到困惑和迷惘，但仍风流倜傥，依然故我。有一次，他的女儿从北京民族学院毕业分回贵阳，当时他还关在“牛棚”里，造反派破例准他两个小时的假回家见面。家人们见他身穿一件破旧中山装，身后挂一个竹编斗笠，像一个打了烂仗的人，心里都有些凄凉难过。可他谈笑风生，向家人们讲他在“牛棚”里过年三十时，把煤油当成酱油倒进饺子馅里，害得大伙吃不成，饿着肚子过了除夕夜。他还讲每次批斗回来，有的人气得不想吃饭，他照样拿起馒头大口大口地啃，看见别的“走资派”脸上划的黑“×”，他一边吃一边笑，可他脸上划的黑“×”，自己却看不见，引起别人也笑了起来。他讲着讲着，不知不觉两个小时的假就到了，一家人送他出门，他从挎包里拿出“走资派”的黑牌子往脖子上一挂，朝家人挥了挥手，便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申老还给我们讲过他智斗造反派的一个小插曲。他们几个人住的“牛棚”

门很低，进出常碰着头，他们自己动手把门加高，申老又特意写了一副对联贴上，“我们也有两只手，从此进门不低头。”横批“来去自由”。这副对联语意双关，造反派见了很是恼火，又批斗他，责问他为何不低头？申云浦巧妙回答说：“我是说的‘进门不低头’。造反派无可奈何，也只好把他放了。

申云浦同志博学多才，涉猎面宽，造诣很深，古籍经典、民谚俚语在他的讲话中经常被引用，诙谐生动，引得人们哄堂大笑。听他讲话作报告，不仅思想上得到启发提高，还能得到很大的精神享受。有时在火车上或在宾馆里，见到外国友人，他还用三十年代在聊城师范读书时学的几句蹩脚英语打招呼，引得外国友人和我们都笑了起来。在我们办公室里，凡是申老到来，除了给我们交待工作外，他还海阔天空地和我们侃一阵子，谈史论道，他那乐观豪爽的精神大大感染了我们，办公室里顿时生意盎然，使我们这个小小的集体显得格外和睦温馨。4年过去了，想起申老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精神财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湖西“肃托事件”的惨痛教训

张一凡

震惊全国的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在苏鲁豫皖边区的微山湖以西地区，时间在1939年的8月至11月间，短短四个月内，在所谓“肃清托洛斯基匪帮”的名义下，使共产党的干部300多名被无辜惨杀，其中包括105名军队干部。600多名干部被捕或以“集训”的名义软禁。大批党的机关被摧毁，其中包括中共湖边地委、鱼台县委、单县县委、丰县县委，最后把苏鲁豫第五区委除保留书记白子明一个外，彻底摧毁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大好形势被破坏了，正在壮大的湖西抗日根据地缩小了，靠近和拥护我们的人民群众对我们疏远了。真是搞得人心惶惶，亲痛仇快。日本鬼子、汉奸、国民党反动派在旁拍手称快，看我们的笑话。

举几个例子，看看“肃托事件”中草菅人命残酷到什么程度。

1939年9月14日，在郭里集村外，王须仁派人挖了一个大坑，他指挥着行刑人员把袁汝哲、闻香言、刘庆余等30多人拉到大坑旁，用刺刀捅，马刀砍。被杀的同志一个个临死前高呼“共产党万岁！”“民族解放万岁！”呼喊冤枉之声惨不忍闻。

1939年9月19日，将张基隆等46位好同志，集体杀在丰县的于王庄。

湖西地区在单县建立烈士墓时，在鱼台县谷亭镇一个坑里就挖出47具尸骨。

白子明目无党纪国法，在他主持下私自逮捕区党委委员

兼宣传部长的马霄鹏，并擅设公堂，在审讯中用极其残酷的肉刑，白子明并亲自动手，百般毒打。马霄鹏同志受尽折磨，毫不动摇，决不乱说，并严肃告诫白子明说：“子明同志，我是山东分局派来的，我是区党委委员，你要对党负责”。当他被打得死去活来，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又说：“子明同志……不要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呀！”这位老党员的话，感人至深，但白子明竟充耳不闻。白子明及其他审讯者，不但不听，反而更严刑拷打，直至把1927年入党的马霄鹏同志活活地打死。马霄鹏死后，不久又杀害了宣传科长朱华等47位党员干部。

湖西“肃托事件”短短几个月，党员干部被杀之惨、之多，对工作破坏之大，是令人万分痛心的，其中惨痛的教训是什么呢，时间虽然过去50多年，今天仍有加以探讨和接受教训的必要。

一、用人不当。人所共知，领导机关的重要任务即是出主意用干部，用错了干部，会酿成大祸。湖西“肃托事件”所以造成300多干部被惨遭杀害，充分说明用好用对干部的重要性。当初山东分局确定苏鲁豫特委书记人选时，原打算“非王即郭”，王即王文彬，北京师大毕业，“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加和领导者，1936年6月入党老党员，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政委。郭即郭影秋，大学毕业，1935年入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铜山县委书记。抗战爆发后，积极组织湖西抗日武装，担任过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政委，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成立苏鲁豫皖特委时，王文彬任了很短时间的特委书记，在成立苏鲁豫区党委时，借口王文彬不愿当书记，郭影秋当时领部队在陇海路南。就这样把两位学历、资历、党龄都长，年轻而又德才兼备又是湖西抗日武装的奠基人不用，选